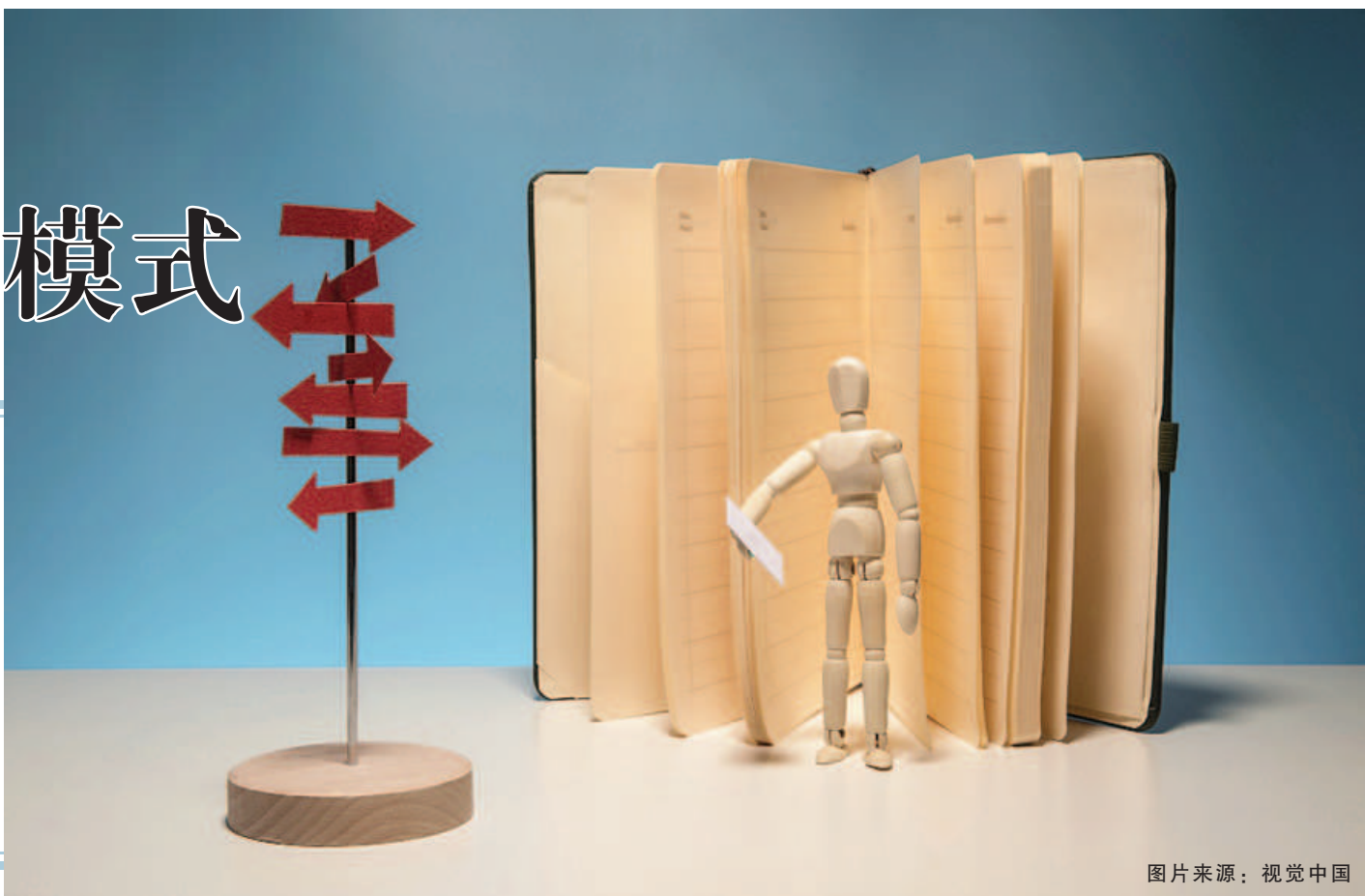


# “见分又见人”，探索理想的高校录取模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上海高考综合改革的推进，上海中医药大学今年也加入“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的行列。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开始陆续推广“综合评价录取”改革。

此前，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大学已在上海成功实施“综合评价录取”招生。2017年和2018年，上述九校20多个院校专业组通过这一招生模式，分别录取了2113名学生和2163名学生，成为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亮点。

■ 郑方贤

## 制度破题：探索更理想的高校录取模式

大学要培养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面向未来的人才。因此，甄别和筛选与大学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学生是大学办学价值的重要保障。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紧缺，因此国家实行统一的高考招生制度，考生的考试成绩作为分省招生录取的依据。为满足社会对公平性的要求，高考总分被作为唯一录取标准，并引入平行志愿模式，实行网上录取。

这种高度集约化的招生制度设计解决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难题，但事实上割裂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培

养的连续性，也剥夺了高校作为学生培养主体应具有的招生自主权。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不仅经济发展迅速，高等教育也进步显著。目前，全国2000多所高校每年招收700多万新生，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都有机会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因此，教育已经到了重构培养模式，为未来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时期。

高考综合改革明确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为基点，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

价(俗称“两依据一参考”)的高校多元录取机制。但是，按照目前“两依据一参考”的制度设计，高校招生依然是以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成绩和学生自选的三门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基本依据，而反映学生三年高中学习、校园生活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仅是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参考。在高考招生这样敏感的领域，一般意义上的“参考”很难有实质性的价值。

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招生录取，主要的考查标准就是学生综合的学习能力。申请者的考试成绩

一定程度上反映已有的学习能力，但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其他因素，诸如学生的身体、心理、知识结构、爱好特长以及社会认知、情感价值观等更多内容无法体现在分数中，这就需要通过申请材料、甚至辅以面试加以全面评判。

我国过去统一高考的招生录取制度，在一些专家看来是以“冷冰冰的分数替代活生生的人”，这种招生模式一直饱受质疑。虽然教育部也推出了保送生、特长生、自主招生选拔等制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终究是曲高和寡，难以复制和推广。

借助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上海实施的“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制度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 校测面试：既保证招生特色，又捍卫考试公平

基于近几年的实践，我们对“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有以下这些认识。

首先，这是一种新的招生录取模式。试点高校在“综合评价录取”批次安排了20多个院校专业组包含200多个专业(类)的招生计划，且各试点高校的招生计划数都大于等于80人，相比各试点高校在本市投放的招生计划，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均超过90%，同济大学超过50%，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

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占比在20%至30%，上海大学占比刚过5%(考虑到上海大学在本地较高的招生量也属正常)。以这样的招生院校专业组和招生计划安排，显然“综合评价录取”不是个案性质的招生，也不是以特长生为对象的自主招生选拔，而是一个与高考平行志愿录取相对应的普通招生录取，是一个新的招生录取模式。

其次，这是一个以综合素质评价为主导的招生。在“综合评价录

取”的整个进程中，涵盖三年高中生活的学生综合素质纪实报告反复出现，其中的“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等信息在资格初审、校测面试过程中成为高校了解考生并形成面试内容的主要来源。依据纪实报告所记录的信息，结合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得到肯定或否定的信息，有助于高校对学生全面、准确的评价。

第三，这是一个以校测面试为特色的招生。在“综合评价录取”的制度设计中，校测面试成绩在最后的总成绩合成中占30%，这个比例足可颠覆高考成绩排位次序，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对习惯通过学生的志愿填报、被动接受投档来录取的高校来说是极大的进步。

第四，确保了高考公平底线不被突破。试点高校均为985或211高校，受到本地考生的追捧，结合普通批次所安排的招生计划，符合校测面试投档条件的考生几乎都能达到试点高校的录取标准，确保录取考生的学业质量水平，也确保高考的公平底线不被突破。

## 因材施教：向基础教育传递正确培养理念

招生是培养的第一个环节，理想的招录模式应与培养相一致。对试点高校来说，“综合评价录取”这一试点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高校的招生与培养理念在招生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每位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各自的的天性与禀赋使他们各具特色。而现代学校教育的特点，是把学生的受教育过程拆分成知识内容与素质能力两大领域。由于对学生的素质能力领域缺少系统性和一致性的认识，学校

教育更多以知识内容为主，且被细分为若干学科，如语文、数学、外语等等。由于学科的知识体系相对完备，进一步细化为学科知识点并加以呈现，成为不同时期学生学习和评价的具体内容。

因此，所谓一个学生优秀与否，就以参加这些学科考试评价的成绩作为依据，而学生同时具备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中的素质能力培养则无从体现。这导致对一个学生的整体评价转换为接受学校教育

的评价，又具体体现为对学科知识点的的评价，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无论从自然角度还是社会角度进行分析，学生的个体和整体都具有极高的成长性，但基于学业的评价通常只能反映阶段性的结果，而这往往又决定了学生未来的发展。尽管专家学者从心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等学科中寻找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科学测量方法，希望能够克服评价中简单粗暴的总分排序，以及略显机械的分项指标统计，从而提升评

价的综合性及其预测能力。但是，教育是人与人相处的过程，是教师与学生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评价方法都无法替代教师与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所形成的评价，而这正是高校招生选拔的真谛，又恰恰是现行招生制度的不足之处。

“综合评价录取”招生，通过校测面试以评判学生未来的学习与未来发展能力，既招收到了符合要求的学生，也向基础教育传递了正确的培养理念，这正是我们乐意看到的。如果高校的人才培养都能以此为起点，加强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我国的人才培养质量将得到显著的提高。(作者为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

## “综合评价录取”招生为何冷热不均

在“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的实践中，我们发现，试点高校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校测面试投档线明显低于普通批次的相应投档分数线，而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的校测面试投档线则要高于普通批次的相应投档分数线。

另一方面，“综合评价录取”批次试点高校的招生计划一共才2100名左右，且主要为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计划。填报该批次招生志愿的都是高考总分名列前茅的学生，按照150%的校测面试投档比例，以及考虑不同试点高校整体声誉与专业布局因素，总的校测面试投档分数线所对应的高考总分位次一般在6000名左右。

考后出分填报志愿导致前一年的录取结果具有很大的参考性，又由于采用平行志愿填报和录取模式，更使得高校之间的录取分差极小。当学生取得“综合评价录取”招生校测面试资格的时候，必然会考虑后续普通批次的录取机会，或许就会放弃“综合评价录取”招生机会。

以2018年的录取数据分析，“综合评价录取”招生中，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各院校专业组、同济大学的一个院校专业组校测面试成绩分数线都低于普通批次的相应投档分数线10分以上，而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各院校专业组的校测面试成绩分数线都高于普通批次的相应投档分数线，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两种招生模式下的院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非常接近。

从上海历年的录取结果分析，参与“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的试点高校无疑都是上海最好的高校，综合考量学校整体声誉、学科专业布局以及就业前景等方面，这些深受考生欢迎，但每年的录取分数反映出上述九校对考生的吸引力并不完全一致。

2016年，上海实施一二本合并招生，从此以后这部分院校的招生计划供不应求。这充分说明，报考的需求是存在的，关键是要做好高校与高中教育的衔接。

不考虑专业组的差异，我们对试点高校在本科普通批次的录取结果进行粗略观察，发现各高校录取学生的位次情况如下：

- 同济大学在2000名左右；
- 华东师范大学在3000名左右；
- 华东理工大学在5000名左右；
- 东华大学在6000名左右；
- 上海财经大学在2500名左右；
- 上海外国语大学在3500名左右；
- 上海大学在7000名左右；
- 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普通批次的招生计划过少，无法反映真实信息。

上述现象在高校招生中普遍存在，在高考志愿填报中就有所谓学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这样永恒的话题，其实也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以往上海的高考录取按照第一批本科、第二批本科分批次招生，部分处于第一批本科招生的以农林为特色的211院校难以完成招生计划。2016年，上海实施一二本合并招生，从此以后这部分院校的招生计划供不应求。这充分说明，报考的需求是存在的，关键是要做好高校与高中教育的衔接。

新高考通过高校设置招生专业选考科目加强了与高中教育的联系，但这远远不够。高中在实施德智体美劳全面教育培养的转型发展过程中，需要得到大学的支持，比如学科教室和实验室的建设、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项目的指导等等。目前，已经有不少大学通过向高中学校开放实验室、派出讲师团、提供研究性学习指导等支持高中的教育教学改革，同时也向高中生传递学校文化和科学精神以及学科发展前景，为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学者视点

■ 李晓军

应用型高校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产生。这类高校往往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具有为行业或地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

### 新高考平稳推进，有利于应用型高校精准选才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尤其是与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应用型高校，在办学定位、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随时都要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技术革新。

当前，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制造业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过去侧重于具体的专项技术能力，现在则期待人才具备更多元的基础知识、灵活的专业技能和跨学科的学习能力以及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简言之，行业的用人要求，开始由单一学科、细分专业人才，转向交叉学科、专业融合



## 人工智能会冲击一些传统岗位，但应用型人才永远需要

# “学其所好 考其所长”正当其时

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新高考由于取消了文理分科，实现了知识的融通，随着学生自主选择权的加大，选考科目形成了二三十余种排列组合方式，学生知识背景愈加多元，更有利于新时代所需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但另一方面，新高考扩大了学生的

自主选科权，也使高校在选拔学生时，能够对学生提出更多元的评价要求。在新高考的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培养目标要求和专业特点设置招生专业的选考科目以及专业组，在录取时强调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全面考量考生的个性特长与创新能力，提升高校与考生间的匹配度。

可以说，新高考的推行促进和优化了应用型高校精准选才。

### 破解“专业趋同”，生源竞争倒逼人才培养改革提速

随着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社会急需大量应用型人才。伴随着新高考在上海的平稳实施、有序推进，以“院校专业组”为招生单位的招考模式，在为高校提供更多元选拔的自主权的同时，正在倒逼应用型院校启动进一步的人才培养改革，加强内涵建设，做优做强特色专业。

客观地说，应用型高校在过去这些年的办学中，很大程度上存在“专业趋同”的现象。由于新高考方案采用不分批次、按照“院校专业组”录取的形式，专业趋同的应用型高校将面临严峻的生源竞争，一些“冷门”或不具比较优势的专业将面临生源不足的窘境。这就对应用型高校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加强专业内涵

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同时，自主选科带来了学生知识结构的多元化，但同一专业学生知识背景的多元且水平不均也将加大应用型高校课程设计及课堂教学的难度。

对学校来说，存在着逐步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对学生来说，在新高考时代，无论专业选择，还是科目选择，学生都必须增加对自己的清晰认识，对自己的学业和职业必须要有理性思考和系统规划，从而提高选择的精准性。

###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应用型高校期待更多自主权

当前，上海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攻坚期。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全力打响“四大品牌”，着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四新”经济，应用型人才始终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

可替换的作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研究员李志宏曾表示，“机器、人工智能虽然会减少一些工作，但也会派生出新的领域。社会的就业岗位需求是多层次、金字塔型的，但永远需要应用型人才”。

故此，伴随着新高考的推进，围绕应用型人才选拔培养，我们尚有几方面工作可以推进：

一是建议国家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应用型人才培养政策倾斜和支持力度，如在招生计划调整方面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报考情况调整招生计划；同时，对于应用型人才，应给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二是抓住新高考改革的机遇，应用型高校应积极探索招生录取内容形式改革，精准选才；并深化内涵建设，为应用型人才提供多样化的培养路径。

三是任何类型的人才都可以成就卓越。建议“准大学生们”，能够准确定位，形成全面的自我认识；有清晰的生涯规划，对于理想专业能够提前了解，积极准备，提前培养专业兴趣，做到“学其所好、考其所长”。(作者为上海电机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